红槿与少年

□陈进



旷野青青禾稻间,一株红槿映蓝天。

忽闻树下童声脆,叶底飞出小少年。

这是我做山村教师家访时的一幕,二十多年来一直鲜活在脑海里。每每看到红槿花,就会想起那名叫余江的学生。

余江是我初为人师时,在开竹乡中心小学接手的五年级班上学生。

学校在乡镇场上,他家在宁定村,离学校要步行四五十分钟。我第一次访余江家,是被邀请去的。山里孩子特别亲近老师,争着请老师到家里去。余江在一周内几次向我发出邀请:“你到我家来嘛,我家那树木槿花开得正好,红红的,漂亮极了!”他那期待的神情在我点头同意后立即舒展开来,变得眉眼弯弯,嘴角上扬,脑袋还一摇一摇地,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。

那时每周是单休,我是星期天去他家的。我和当时还是男友的爱人骑摩托车沿着公路到达宁定村,然后停车路边,沿着一条田埂小路前行。高山旷野上,一梯梯稻田碧绿碧绿的,铺在不同的山头,已灌浆垂头的谷穗在清风里摩挲出细碎的声响。成群的燕子忽起忽落,发出明快的“叽叽叽”叫声。蓝的天、白的云、柔和的阳光、碧绿的田野,几户农家小屋掩映在树丛里……如此空阔、如此明媚的风景,与我从小在山脚下看到的乡村有所不同。我深感新鲜,时走时停,四下张望。突然,不远处的田埂边一树红花映入眼帘,树下一个男孩对着我们又喊又跳:“陈老师,陈老师,我在这里!”

“嗨,余江!”我挥挥手,加快了步伐。刚走到跟前,余江就迫不及待地引导我赏花:“看,这就是我家的红槿花,好看吧?爸爸从广东带回来的!”

红槿花长在一块细长的菜地里。菜地沿着田埂的走向铺开,面积不大,中间种了成行的辣椒和茄子,边上有南瓜、丝瓜、冬瓜等,藤蔓顺着田坎上下攀爬。那株木槿有两三米高,是这块地里最高的植物,周围稻田都在它的脚下。那树形很漂亮,树干直直的,四周枝条匀称茂密,根根向上舒展。花是单瓣的,五片花瓣摊开成喇叭状,上面有皱纹纸样的细小褶子。大朵大朵的花儿点缀枝间,在晌午的阳光下红得发亮,碧野里一眼识别。

“好漂亮!”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热烈的红色木槿花。

后来我结婚了,余江成了我的亲戚,他是爱人堂姐的儿子。升入本校初中后,他不再叫我陈老师,一见我就亲热地大喊一声“舅妈”,嘴角挂着挡不住的笑意,眼睛亮晶晶的,黑黑的脸庞上两排洁白的牙齿特别抢眼。

师生情谊加上亲戚关系,我们两家走动频繁,堂姐总是把红槿花地里长出的蔬菜源源不断地给我们送来。余江上学时经常手里提着一兜半袋的时蔬,一见我们总是清脆地喊一声“舅舅、舅妈”后,把菜放到厨房后才赶去教室。逢上赶场的日子,堂姐还会背着一背篓的土特产来。我们在山区工作几年,就吃了堂姐家几年的时蔬。

余江的成绩不是很好,初中毕业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,就选择进入职校,后来去学驾驶工程车,拿了A照。每次回家,他都会先到我们这里坐一会儿再走。我们看着他从一个小男孩慢慢长成大个子青年,嗓音由清脆变得浑厚。不管个子多大,他在我们面前仍然是那个眉眼弯弯露出大白牙笑脸的余江,任何时候都不觉得生分。他开上了工程车,我们都以他为荣,由衷地高兴。

眼看家里的好日子就要来了,没想到有一天噩耗传来:余江在刚上班的工地上出事了。他在路口指挥一辆工程车时被撞了,当场就失去了生命。那年,他还不到19岁。

我和爱人最后一次去堂姐家是冬天,刚上田埂路,远远就望见那棵又长高了的红槿树。四野不见一个人影,大片稻田都闲着,枯黄衰败的稻茬映照在一汪汪静谧的水洼里。我们走到红槿树下停留了一会儿,掉光叶子的树上满是干枯的瓜藤。一条老丝瓜从高高的枝头垂下来,在寒气弥漫的田野间不知等了几个季节,已经干透发黑。冷风一阵阵袭来,我们站在树下对望,谁也没有说话。

秘 密

□冯仁春

秋分之后,小城路边的银杏树开始泛黄。几场秋雨后,树叶纷纷飘落,像漫天飞舞的黄蝶。

那天,下着绵绵秋雨,我和母亲去看望患脑血栓的表姨。她家在八楼,砖混结构楼房,是2000年初修建的。前两年,房价走低时,表姨家拿出全部积蓄,并东拼西凑,好不容易才买了套二手房。当年买房,母亲借了两万元给他们,父亲为此与母亲发生过争吵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表姨家也没有还钱。我猜母亲去看望表姨,也许是想探问还钱的事。

我们在表姨家楼下的小贩摊上,买了七八个苹果和两挂香蕉,然后爬楼。我感觉爬了很久,才气喘吁吁地来到表姨家。门敞开着,客厅里摆了几只盆和桶,“滴答滴答”地接着天花板上的滴水。表姨父正在替换那些快满水的盆和桶,看见我们到来,尴尬地笑笑说:“这顶楼,下雨天就到处漏水。”

母亲抱怨道:“当初劝你们别买顶楼,你们不信。”

表姨父不到六十岁,满头灰白,那张脸像一块褶皱的黑色抹布,背佝偻得像一棵弯垂的老树桩。他讪讪地说:“哎,还不是因为差钱。要不是为了小孩子在城里读书,我们也不会急着买房子。”他似乎忘了借钱的事,只是一面招呼我们进屋,一面向卧室里喊表姨出来。

我和母亲侧着身子经过那些盆和桶,避开滴水走进客厅,将水果放在茶几上,随后在有些塌陷的沙发上落座。表姨听说我们到来,扶着墙壁,一步一晃,缓慢地从卧室走出来。秋分才过不久,天气只是有些微凉,表姨就穿上大红毛衣,领上冒出两根磨损了的粗线头。她努力地朝我们张开嘴,但脸上肌肉却不听使唤地拉扯着,笑得艰难吃力。我和母亲赶紧上前扶着她,缓缓坐在沙发上。

“从医院里回来,她人就这样儿了。”表姨父瞄了一下表姨,对我们说。

表姨额前飘着几缕灰白的发丝,眼神空洞,神情麻木。她却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看,嘴唇颤抖,眼里开始冒出泪花,激动地从喉咙里迸出一声:“师傅!”

我惊异地朝后缩了缩身子,疑惑地望向母亲和表姨父。

“这不是你师傅,是你表姐的儿子。”表姨父赶紧挡在我身前,低头对表姨说道。表姨愣了半晌,茫然地扯了扯嘴角,自顾痴笑起来。表姨父这才坐在茶几旁边,无奈地摇着头,苦笑着对母亲说:“从医院里回来,她见到年轻的男人就叫师傅。”

母亲似乎知道其中隐情,柔声道:“她都病成这样了,神志不清,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”

这时,一滴水从天花板上“叭”地掉在茶几上,我们不约而同地抬头,天花板上又是一处开始渗漏的水痕。表姨父又低头望向我,欲言又止,半天才紧张地说:“我是怕明娃会问是怎么回事。”

明娃是表姨和表姨父的儿子。

母亲望了望一脸茫然、旁若无事的表姨,又看看表姨父,轻轻劝慰道:“俗话说,生恩不如养恩。你是个好人,更是个好父亲,对明娃比亲生的还好,他还会怀疑什么呢?再说,当年的情况没几个人知道,更不会有谁说出来,你也就别杞人忧天了。”

然后她看了看我,又对表姨父说我是个藏得住话的人,叫他不要担心我会向明娃传话。

我隐隐感觉到明娃的身世不简单,只是不便细问。

我们在表姨家闲聊了一会儿,直到准备离开,母亲也没好意思提起还钱的事。表姨父送我们下楼,说顺便去接明娃的孩子放学回家。

出门下楼时,表姨父对母亲压低声音嘀咕:“当年我要是早知道她怀了孩子,打死也不会和她结婚的。这么多年了,我对她尽心尽力,从来不曾亏欠她,没想到她还念着那个师傅。”

“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,难免会犯错。”母亲对着眼睛有些潮湿的表姨父叹息一声。

“哎,要不是她师傅当时都有几个孩子了,凭她的模样儿,怎么会选择嫁给我嘛。”表姨父似乎回想起了第一次看到表姨的模样。

走下楼,表姨父和我们道别,朝学校方向走去。在微斜的秋雨中,他的背影像飘飞的银杏叶一样单薄,在风中瑟瑟抖动。

我们沉默了一阵,母亲突然长叹了一声,感伤道:“这么多年了,你表姨父一直害怕明娃知道自己的身世,你表姨却一直也没有放下她的师傅。”

这时,天空还是灰沉沉的,风更凉了。银杏叶在风雨中飘飞着,一片片落在泥湿的行道上,任来往的脚步踩踏而过。